

一只口罩背后的爱情和创吉尼斯纪录的“闪婚”

1

纪实文学

办公室里唯一的男采编被派到四川

在5·12地震发生时,遥远的上海也感受到了微弱的震波。《文学报》编辑部所在的新民大楼经过几秒轻微的晃动后平息了。我几乎没有任何的感觉,在办公室照常处理事务。只听到有很多人往楼下跑,嚷嚷着说有地震。

直到晚上,看电视晚间新闻时才知道地震发生在四川的汶川。震波从那么远的地方辐射到千里之外的上海,可见这次地震产生的能量有多大。不知有没有人计算过,它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多少颗原子弹?

第二天上班后我让新闻部的记者连线四川省作家协会,看看他们那里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与《文学报》有关的信息可以报道?记者接通四川作协的电话后,了解到的情况不多,我们在当期的新闻版上也只是简单地报道了一下四川作协布置抗震救灾的行动。作为一份文学专业报,又是一份周报,当时并没有想到派记者到第一线直接报道抗震救灾的事迹。有大量的电视、时政类的日报的记者冲在第一线。我们报纸的定位决定了这不是我们的主旨和长项。但,我们在密切关注着灾区作家的命运,以及全国作家们参与抗震救灾的行动。

5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派作家代表团赴四川灾区采访,我和编辑部商量后当即决定派记者直飞绵阳,采访报道作家代表团在灾区活动的情况。派谁去呢?编前会上我清愿意去灾区采访的编辑记者报名,当时报名者众。我和副主编商量后决定派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2005年进报社工作的傅小平去。派他去的原因当然一是他本人积极要求,但更主要的考虑他是一个“男生”,而编辑部的其他采编人员全都是“娘子军”。男生到灾区后,在克服生活困难方面总比女孩子要方便得多。但,我们和他本人没有想到这一决定成了傅小平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重大改变。包括对待工作和人生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有人说:傅小平的灾区采访之行,是他的幸运之旅。

认识才24天,他们决定相伴走过一生

傅小平在灾区的采访时间为一个星期,他在绵阳市文联有关同志的热心帮助下,克服生活、交通等许多困难,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回来大约20天后的一天上午,突然邀请我和编辑部的同仁喝酒,他刚刚领了结婚证。还说要感谢我这个大媒人,弄得我一脸惊诧莫名。此前从未听编辑部的同仁说过,傅小平有什么女朋友。这倒也正常,年轻人悄悄谈恋爱没有必要向同事宣布,更不需要向领导汇报。但,我何时给他做过“红娘”?我自己自己都不知道?这份功劳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不敢当啊!当时,没有来得及细问,准备好红包便和编辑部几个人打车去西藏中路的“辛香汇”大酒店。途中,有同事透露了一点信息:傅小平的新婚妻子是他这次去四川灾区采访中认识的,从认识到决定终身大事,其间,只有24天。可以说创造了吉尼斯纪录最快的“闪婚”。这让我对傅小平刮目

相看,他2005年到报社,起初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怎么很干脆利落的南方小伙子,老家是浙江金华山区的。他自己承认每次写稿,都要拖到快要截稿时才动笔。这次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他为何表现得如此果断?难道“新娘”有什么过人之处,让他如此一见倾心!要不就是“新娘”有什么“短板”,导致她这么快愿意跟他走进婚姻的殿堂?

“新娘”走进了包房。大家都感到眼前一亮:“新娘”长得眉清目秀,亭亭玉立,一表人才,而且谈吐间,让人感到很成熟干练。仅仅从“新娘”的仪表看,配傅小平可说是绰绰有余。席间,大家话题的焦点就是让他们汇报相识相恋的幕后故事。“新娘”侯君红是江苏泰兴市人,在泰兴政协一家文史杂志当编辑,热爱文学,是江苏作家协会的会员,在全国著名的诗歌大刊《诗刊》、《星星》等发表过多首诗歌,出版过诗歌专集。汶川地震发生后第六天,她只身带着帐篷、干粮、手压电筒、口罩,各种消炎止血防蚊虫药物……未经领导同意,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登上了泰州至成都的火车,去灾区当一名志愿者。她到绵阳时,正好傅小平也到绵阳采访。接下来的情节,有点像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样,他们在绵阳灾区有几次不奇怪的相遇。他们自己也感到奇怪,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人在为他们创造相遇的机会。见面时,他们都忍不住问:

“你怎么老跟着我?”“不是我跟着你,是你老跟着我!”于是,相视一笑。他们谈到一个细节:第一次在绵阳碰面时,灾区正处于防疫的关键时段,从废墟到处弥漫出尸体腐烂的味道。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求每个工作、救援人

员都要戴口罩。那时,傅小平和同行的另一个记者都没有口罩,侯君红拿出身边仅有的两个口罩给了傅小平和另一个记者。在疫情随时可能蔓延的灾区,一只口罩的价值非同寻常!傅小平没有说,不知道是不是侯君红的这个举动使他怦然心动?不知道,他至今是否还珍藏着这只比金戒指和金项链还要珍贵的口罩?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的一只口罩更有纪念意义的“订情物”?

他们“汇报”说,当时他们各忙各的,傅小平忙着采访写稿,侯君红忙做灾区志愿者的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他们会成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生伴侣。他们在灾区时只是互相留了对方的手机号码。

侯君红在重庆时收到傅小平的一条短信:“我已回到上海。在九州体育馆,你送给一个小男孩音乐盒,小男孩的名字叫什么?”

答:“没问。我正受困在重庆。”

……他们的恋爱之旅就这样开始了。仅仅24天,他们决定相伴走过一生。《文学报》的副主编感慨地说:“他们的恋爱有点像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描述的情节。”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其实比虚构的小说要精彩得多。

傅小平的眼光和判断是准确的,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敢于带着帐篷从遥远的江苏赴灾区担任志愿者,为那些受难的同胞奉献自己的爱心,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而这个女孩子从外貌到才华,傅小平也承认超过了自己。这是上苍给他的恩赐!

(侯君红现在是在《文学报·微型小说选报》的编辑,就在笔者

的初稿后给我来电话:“不,傅小平很多地方比我优秀!”)

比诺贝尔文学奖更珍贵的“奖杯”

几天后,我接到老战友、诗人曾凡华从北京发来的短信:邀请我赴北京参加现代诗歌研究院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以及现代诗与社会担当研讨会。

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于2008年7月9日上午在北京郊区的正运通大酒店举行。其中一个议程是新成立的现代诗歌研究院的院长曾凡华向抗震救灾志愿者女诗人潇潇颁发纪念奖杯。这是现代诗歌研究院成立伊始颁发的第一个给诗人的奖杯。

诗人志愿者潇潇——我又一次与参与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动的志愿者相遇。在会上,潇潇讲到了她在灾区的感受,她说这个奖杯比任何奖杯对于她来说都更珍贵。当时,会议随即转入新的议程,我对潇潇也没有产生更深的印象。到了晚上聚餐时,潇潇在饭桌上又滔滔不绝地谈到在灾区的经历,谈到了与她一起担任志愿者的那些“战友”。

这段经历似乎已经成为了她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用“刻骨铭心”来表达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大家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放下了举起的酒杯,听潇潇不停地倾诉……我们都成了潇潇倾诉的对象,就像心理医生面对他的病人。我们都被深深地打动。

我对坐在身边的《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说:“大批志愿者的涌现,或许是汶川地震与唐山地震比一个重要的新的现象。而这一现象还没有得到媒体和报告文学作家的充分全面的反映。”他表示认同。

女强人 Helen 赢了也是输了

职场女性

我要升职了

有一天 Jeff 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还关上了门。我知道终于到了要谈我的升职手续的时候了。果然,他说下午就会让人力资源部把易丽品牌市场经理的内部招聘启事贴出来——这是 OT 的常规程序,即使大家明明知道这个位置是为谁而设的,流程上也需要显得给别人一个公平的机会。

他微笑着对我说:“你看到招聘启事后,第一时间填好申请表,然后拿给我签字。”接着 Jeff 叮嘱了我一句:“Mia,你要等正式宣布升职任命了以后才能公开庆祝这件事。不要太早张扬。”Jeff 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事实上,他即使不说我也不会张扬,因为我不想刺激苏。

当天晚上,我给晓含打电话:“我居然在苏前面升了职,这出乎她的意料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说实话,这件事让我在她面前有种莫名其妙的内疚,因为我的顺利更衬托出她遭遇的不公。”晓含安慰我:“其实你没有必要内疚,你对她的遭遇并没有任何直接责任。”

即便我再怎么低调,不可避免地,周围还是恭喜声一片。苏一直没有恭喜我,她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虽然我希望苏能主动找我说话,但是我也怕这一刻,就算苏知道怎么面对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Helen 得了肺癌

Helen 前不久托我帮她买个东西,我买好以后想拿给她,但一连两天都没见到她。我找 Melody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Melody 的表情极其严肃,声音有点发抖:“我还没敢告诉别人,

Helen 病了。她得了癌症,肺癌。”我脑子一片空白,好长时间没明白她说的是什么。Helen? 肺癌? 她不就是流过产吗? 顶多是子宫有点毛病,怎么伤到肺部呢? 她都不抽烟……

我坐在座位上,稍稍缓过神来之后,立刻给苏打了电话——我实在不能承受这个时候不跟苏说这个事,要不就会憋死的。苏听说后也感到非常意外。

“我觉得 Helen 就是个过劳死。她没想明白的是,得到的再多,倘若付出代价太大,赢了也是输了。”我的手敲着桌子,但我能感觉到它在发抖。

最不愿意休假的 Helen 现在终于不得不不休了长假,她回香港住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都拒绝别人去医院看她。后来是大象坚持要去,我于是也陪着去了。病床上 Helen 戴的显然是假发,但也是个很有品位的假发,是她喜欢的巧克力棕色,还挑染了一点若有若无的酒红。她整个人很瘦,瘦得像一张照片平平地放在床上。

她有气无力地说:“我跟 Henry 说,等病情稳定之后我一定要让我回来上班。只有上班,我才有寄托,那样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如果每天坐在家,我就会东想西想,那样更不好。”

我心里想:求求你,千万别再上班了。你的身体就是因为上班才被毁,你怎么还不明白? 我冲动地去握她的手,可是她的手在我的手里暗暗挣扎,最后收回去微微拳起,仿佛要抵抗一切的同情和安慰。

我和大象默默回到酒店,我们的沉默像堵墙。最可怕的是,我强烈地感觉到 Helen 在墙的那一边,而我们只能无助地站在墙的这边。

回到家里,我大哭了一场。我跟晓含说:“我发誓这辈子都不能做像 Helen 这样的女人。”晓含冷静地说:“你用不着发誓。没人认为你能成为那样的人,你就算想成为都成为不了。苏倒是为有这样的危险,希望她能以此为戒。”

Helen 在几个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决定去欧洲上学

她的事情像一条导火索,引起了公司里的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一个多月后,一个名叫 Katrina 的市场经理辞职去登山。然后是公司兴起了“维系工作与个人生活的良好平衡”活动的浪潮。大象在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宣布:公司不鼓励大家加班,更不主张周末出差。

“周末组织点什么活动吗?”晓含问。

我犹豫了一下:“我不行,我有点事。”

“再下个周末呢?”

“还是不行,接下来 N 个周末都不行。”

“难道是……”晓含露出狐疑的微笑。她以为我谈恋爱了,于是我赶紧说:“我报名参加了法领馆的法语课程,每个周末都得上课。”

“周末上课? Mia, 这是你吗?我都不认识你了!”苏怪腔怪调地说。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坦白:“嗯……是这样的,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想明年去法国留学,念一个关于奢侈品牌管理的 MBA。”

正如我预料的一样,晓含和苏的反应截然相反。

晓含非常羡慕我的计划:“太好了!我怎么才能跟你一起

去呢?要不你放假的时候我去法国找你玩?”

“你想清楚了吗?可不要冲动!”苏提醒我。

我很认真地说:“当然想清楚了,我想自己的事情想得比什么都明白。其实我从上大学起就有去欧洲留学的念头。”

“你是不是疯了?这简直就是烧钱!再说,留学回来也同样是要工作的,你目前的工作多少人羡慕,要是就这样放弃了,你怎么能保证到时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呢?”听苏的语气,这简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我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苏,其实你也知道,OT 的市场经理通常来说只有三条出路:一是留在 OT 继续升市场总监;二是跳槽,这样挣得更多,职位也更高,但压力同样会更大;最后一种就是到国外的名校读 MBA。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第一种不适合我,同样道理,第二种更不适合我。所以从这个逻辑上说,我挑第三条道路也是自然而然的。”

苏本着挽救迷途羔羊的精神继续劝我:“Mia,我是打心眼儿认为你至少应该在 OT 升到市场总监。你的主要问题是太懒,并不是缺乏能力。事实证明,你的能力是很强的,你千万别以为你比我先升到市场经理完全是因为运气。只要你从现在开始认真努力,你在公司肯定是有前途的。”

我摇摇头:“你怎么不明白,我就是不想过那种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样的生活。你看我们成天都在忙什么?提高销量是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剑,逼着自己无休止地苦干。升职和加薪是公司对你的认可,可是长久下去,也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认可。这多可

怕。”

苏没有说话。我想了想,又继续说:“公司就是一个给人白馒头的地方,OT 虽然不错,也就是能多给点奶油花糊在馒头上。可是我不能顿顿都吃奶油馒头啊,我想要吃点咸菜,还想喝碗蛋花汤。你就是拿鱼子酱换奶油我也不想干,说到底那还是馒头,我不能一辈子光吃馒头过日子,那太无聊了!世界这么大,我想体验的东西还那么多,我不甘心。”

苏愣了一下:“你该不会想过陶渊明似的生活吧?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残酷,你如果不努力,怎么可能会有空间?你如果不创造点东西,谁认识你?公司不是粥厂,不做慈善,但是它让你有机会创造,升职和加薪都是创造的标签。”

我笑:“苏,咱俩真的是不一样的人。如果在以前,我会承认自己没你有追求。可是 Helen 的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不想再走那条路了。我已经多久没看书了?书架上的书除了上学时候附庸风雅的那点儿,就是老板和商业报纸上推荐的那些急功近利的东西,我看着都觉得心里直发飘;除了公司那点和广告公司之外,这几年来我认识的人不超过十个,有趣的不过两个;我的英文越来越好,中文越来越差;外面的事,我没什么力气去了解,上班剩下那点精力也就够对八卦感兴趣;这个公司像个蛋壳一样慢慢把我包裹起来,可是我来的时候还是个生猛海鲜呀——怎么能越活越回去了?”

晓含和苏面面相觑。



秦希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米娅,一个有点二百五,有点唠叨的姑娘,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进入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工作。她经历了6个老板,每个老板的脾气和性格各不相同,她在和不同老板既斗争又合作的过程中,逐渐从一个职场新人,成为一个胸有城府的职业女性。但是唯有一点不变,米娅认为工作需要讲求投入产出比,而聪明地“混”是最好的方式。

上期回顾

Helen 怀孕了依然加班,不小心便流产了,外表坚强的 Helen 在我面前落下了眼泪。有一天, Helen 突然很神秘地告诉我,她要升职了,而且她走后我也有望尽快升职。新来的老板叫 Jeff,是个很好相处的人。